

• 方子 著

Fang Zi Zhu

方子青年时期文学作品全集
(小说卷)

Fang Zi Qing Nian Shi Qi Wen Xue Zuo Pin

Quan Ji (Xiao Shuo Juan)

青春不孤独

Qing Chun Bu Gu D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 Jing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37275

方子青手時期文學作品全集

沈醉



一九九三年春
沈醉
於北京

(方子青年时期文学作品全集——小说卷)

青春不孤独

方子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方子青年时期文学作品全集——小说卷)

青春不孤独

方子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大32开 印张:7.9 字数:160千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303-01871-9/I·1195

全套定价:80.00元

单册定价:9.00元



……我重新找到了那颗丢失的种子
我重新找到了我丢失的号码……
这颗积蓄起来的泪珠
这颗始终不变的钻石……

——保罗·克洛岱尔



1

“沈阳啊！沈阳啊！

我的故乡……”

我哼着这支当年妈妈下乡插队时的流行歌曲，在卧室穿衣镜前，试穿一件火红色羊毛衫。这是爸爸刚从美国给我寄来的春天的礼物。

沈阳的春天，是美丽的，一簇一簇白色丁香花将黑色的土地遮盖得一丝不露，香气袭人，阳光温暖明媚，在这种天气里逛大街是件赏心悦目的事。

再有 10 天我就满 17 岁了；再有三个月，我就初中毕业了，考高中算没指望了，数理化全是残废，唯有语文才能让人心情愉快。

美国的衣服真棒，瞧，既潇洒又大方，那个

镜子里的女孩真的是我吗？身材苗条，高高的个子，一头长长的、浓密的黑发，一双迷人黑而明亮的眼睛，还有一张迷人的厚嘴唇。

说实在的，现在我琢磨的倒不是我自己，也不是这件美丽的羊毛衫，而是昨天中午发生在客厅里的那一幕。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心跳。两天中，我脑子里塞满了这件事。

我每天中午都不回家吃午饭，在学校附近的外婆家吃。可是昨天，我刚上两节课就开始头痛，上完第三节课，我就向教师请假回家了。

我用钥匙打开走廊的房门，向我的卧室走去。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躺在我的席梦思床上睡一觉，我知道，是昨天和表哥跳舞跳得太晚了的原故。我正要打开我卧室的门，突然听到客厅里有一阵响动，客厅的门虚掩着。我的心一阵猛跳，我的头脑猛地闪出：是否有坏人钻进屋子里了？我猛地一步上前推开了客厅的门，啊！这是怎样一幅情景啊！

是妈妈和一个头黑黑的卷曲头发的男人搂在一起，他是经常来我们家的妈妈歌舞团里的钢琴家安宁叔叔。我喊叫一声，用双手捂住眼睛，跑出了客厅。

静了一会儿，妈妈走进来，我用被子蒙住头。

“秋芭，小秋芭，怎么啦？”

她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额头。

“啊！发烧了，我去取药。”

她出去的时候，我用枕头擦了一下流下的眼泪。

一会儿，妈妈拿着药和水走了进来。

“秋芭，吃一片药吧！”

妈妈站在我的床边，温柔的呼唤着。

我没有理由拒绝妈妈的抚爱，难道就为刚才而和妈妈赌气吗？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况且那种录相我也看过不少盘。

妈妈从小娇惯我，我要天上的星星，妈妈拿

来的决不是月亮。爸爸经常去国外讲学，一讲就是两年，讲什么“中国古典音乐”，他唯一能满足我的就是从国外给我带两件漂亮衣服，虽说爸爸经常出国，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却一年不如一年。

据说爸爸在国外讲学赚来的钱都花在女人身上了，妈妈总张罗和他离婚，可他签证的时间一到，还是回到这个家里来。家里唯一能让人满意的就是我这张席梦思床。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漂亮的床，我梦想有一套白雪公主睡的那种闪着黑色光芒的床。

这张床是安宁叔叔在我 16 岁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猜想，可能在那时候，他就和妈妈搞上了。安宁叔叔有钱，他经常给舞会伴奏。妈妈的歌舞团年年亏损，他们只好办交际舞、迪斯科、伦巴等等现代时髦的舞蹈短训班，维持发工资。妈妈只会跳舞不能唱歌，如能唱歌，去舞会伴唱，我们家里也不至于这么穷。洗

衣机还是那台老掉牙的单缸的，电视机还是那台没有颜色的。

想起来，真让人难过。

我唯一指望的，就是快些毕业，去舞厅伴唱，表哥告诉我：“就凭你那副好嗓子，唱一个小时就赚 50 元。”

“我的嗓子还好？又嘶哑又低音。”

我指着自己的嘴巴，问他。

“现在这种嗓子最时髦，刘欢不就是这样唱红的，台湾歌星齐秦的嗓子忧郁得让人落泪。你唱流行歌曲太适合了。”

我的歌唱得的确不错。安宁叔叔经常称赞我；中国少有的女低音。他专门训练过我半年。

想到这些，我不再赌气，钻出被子，接过妈妈手中的药片塞进嘴里，我不敢看妈妈的脸，她在我的床边站着，只能看见她大腿的上半截，还被一层可恶的布遮掩着。我喜欢我妈妈那两条腿，还是那么美丽，那么丰满。这两条腿是怎样

的诱人啊！我宁要妈妈的两条腿的石膏肖像，也不要维纳斯的全部。我不喜欢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的确美丽，但没有内容。

从小我就喜欢有内容的东西，有个性的人。我最喜欢的动物是蛇，蛇能代表女人，能代表罪恶能治百病，能吃肉，它浑身上下都是宝。扯远了，我写妈妈呢？扯到蛇身了。

妈妈还象以往那样平静，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吃完药，好好睡一觉，妈妈早点回来。”

她为我拍了拍枕头，把我轻轻按到枕头上。

“睡吧！宝贝，晚上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

“想吃茺黄妙蛋。”

说完我一头钻进了被子。

2

春天的沈阳北陵公园。

柔和的湖水，远远望去碧波涟涟。我和表哥驾驶着一艘红色游乐艇疾驶而来。船减速了，停在岸旁，我和表哥从游艇下来走上船台。

表哥去售票口结完帐，收回押金。我们一同向公园深处的一片白桦林走去。

表哥今年 24 岁，长得漂亮极了。高高的个子，白晰的面颊，一双眼睛大有勾魂摄魄的劲头。我从小就爱和他在一起，象他的尾巴一样跟着他去小河里抓鱼，去湖里捞虾。他经常把睡熟的我，从公园里背回家，他比我大七岁，他 14 岁的时候就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

我还是个只读小学一年级的娃娃。我经常

在表哥家过夜，姨妈对我很好，给表哥买什么，也同样给我买一份。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把姨父做试验用的小白鼠拿到草地上玩丢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着。我们伤心了好一阵子，不过当我想到它在外边比在笼子里活得更幸福并且还能逃脱姨父的手术刀的时候，我心里也就不难过了。

姨妈是艺术馆的专职画家，姨父是城市最大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据说经常割人的肠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做手术。

就在这天晚上，姨父来到表哥的房间里，我睡在他房间里的另一张小床上。他一看到小笼就大声嚷起来：“怎么就剩两只！那只哪去啦？”

我真没想到他会发那么大的火。

“这样我怎么向试验室交待啊！”

他摊开两只手站在地中间，从他两只眼镜片里逸出一股凶光。

“它不跑掉，你也会杀了他。”

表哥向他顶嘴。

“杀了的尸体，也要交回去，懂吗？”

“它多可怜呀。”

表哥还在和他顶嘴。

“小混蛋，我再让你顶嘴。”

他再也控制不住了，一巴掌朝表哥的脸上打去。当时我正躺在床上，一下子爬起来了，拽住姨父的手狠狠的咬了他一口，可以说，他事先一点防备也没有，他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嚎叫一声，将我一下推倒在地下。喊叫声惊动了正在作画的姨妈。

姨妈一下子扑到丈夫和儿子中间，用拳头狠捶姨父的前胸，又把姨父的眼镜从他的脸上拽下来，扔在地下。姨父顿时张惶失措。他把姨妈推到走廊里，边拖边揍她。我突然不顾自己被摔痛的屁股，倒担心姨妈会被打坏，她拼命从姨父手里挣脱出来，跑进浴室。姨父打不到她了，气得暴跳如雷，把姨妈的水色，画架抛得满地都

是。

姨父面无血色，钻进卧室。姨妈打开衣柜披了一件羊毛外套，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姨妈离家出走的那一刹那间成了我和表哥一生中最感到可怕的一个时刻。表哥搂住我，我们相依在一起，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妈妈来了，姨妈跟在她的后面一起回来了。

进屋的时候，姨父还没有起床，姨妈开始收拾东西，妈妈帮我穿衣服。天亮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姨父的家。

过了一段日子姨父和姨妈离婚了，表哥跟了那个冷酷无情的姨父。

后来，姨妈跟一个画家去了西藏；姨父正赶上去日本热，在亲属的帮助下，他去日本开了一个医疗诊所。表哥没有和他去，自己住那三室一厅，姨父走时留给他的房子。他广交朋友，无所不好，无所不求。他毕业也没有考上大学，一直在待业，就靠姨父每月寄回来的二百元钱生活。